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栢齋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洪　策

柏齋集卷八

明 何瑭 撰

温縣知縣王侯德政記

懐慶所屬六縣温最小其地瘠其民貧故前後為令者多以煦濡慈惠治之因循翫愒俗益惰偷逮正德十三年山東王侯以鄉進士選知縣事下車以來一切以嚴猛從事凡民之罹於法者慢期會者違教令者與吏之

通請謁受賄賂者悉繩之以法又使人覺察四境民有酗酒者賭博者强凌弱衆暴寡者及光棍喇虎放火行刼為民患而莫敢誰何者悉捕而治以重典由是法令清肅苞苴不行良民寃抑者有所赴愬奸民凛凛然懼刑罰之及其身覩侯如雷電鬼神不可測度雖在私室亦不敢放肆出一語况敢叫呼横行以為齊民病哉紀綱既振廼脩城隍治橋道植榆柳數萬株以儲材木築河堤數百歩以防洪水積粟穀數千石以備荒年創養

濟院數十間以養煢獨民有耕種而無牛具者婚娶而無聘財者皆量為資給流民而自外復業者皆量免差稅時或捐俸設粥以濟餓莩尤留意學校暇則試諸生學業勤惰第其甲乙而勸懲之以上司提學者久不至縣乃預選民間子弟之俊秀者百餘名量免其戶之差役俾之肄業以待收擇河内舉人范安僑寓於温亦為之樹立坊牌使後進有所懲勸政聲流聞當道交薦逮正德十四年鄉試取侯為簾内官品藻精當得士為多

由是當道益知其能廼薦其才堪治繁改知開封府祥符縣士民戀慕而不可留也廼述侯德政徵言於予將勒之貞珉以示久遠予惟昔子產之在春秋夫子稱其爲惠人而其授太叔以政也廼曰惟太上能以德化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吾嘗疑乎是今以王侯之政觀之子產之言葢自有所見而未可執一論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以强敎之弟以悅安之民斯尊親之如父

母矣何以猛為抑豈弟君子蓋子產所謂太上能化民以德者也太上不可得而見矣以愛為心而以猛為政如子產之所以授太叔者今蓋亦不易得也王侯其賢乎哉侯名民表字道立山東登州府招遠縣人

浙省北新關戶部分司題名記

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脉民命皆係乎此故君子盡心焉太古之時上之用度甚節故取於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漸繁故取於民之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

畧可知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縱舍民猶未甚病也降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於官農之税既不止什一而其從事商賈者則已税其貨又筭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税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與其取於農不若取於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為盡善也葢有所不得已焉耳國朝之於商賈既已税其貨又税其舟船葢亦

依倣近代而為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
商賈咸輻輳焉其貨税船税之出入往年止以有司治
之當道慮有侵尅之弊廼於弘治六年始請命戶部員
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周歲代去然財猶臓也近則污
人故士之以潔廉自好者多以是役為嫌稍失慎防則
往往至貽物議嘉靖二年𥳑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
被命至或以為慮君蹙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
避嫌不理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廼令税課

司局商稅及北新關船稅之所入皆寄於杭州府庫已惟典其籍而鈎稽焉是歲薄賦而稅入視往年不啻三倍聞者僉謂君持廉革弊故能致此同聲賢之君聞之愀然不悅曰此非予之意也稅入之贏縮在商船之多寡近歲北方道梗商賈皆萃於浙而是歲江南大饑米商之來者尤衆故稅入最贏若不察其然遂以是歲爲率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多矣迺具疏具故陳於當道聞者以君識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益賢之甲申

之春君以瓜期將届念惟古人一登眺遊覽之適猶或題名以收感於後況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人之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所徵乎廼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於此者凡若干人皆勒於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瑭為文以述其意瑭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警於此也夫

王屋山天壇玉皇廟記

王屋山者天下名山也在今河南濟源縣境内山形如王者宫殿故名王屋王屋之巔是為天壇圖經地誌以為第一洞天形勝景致靈蹤古跡圖誌悉矣世傳軒轅皇帝曾修煉于此其紫金巖御愛松迄今猶存故後世棲真之士往往歸焉廼大明弘治六年道流張太素等由山西來結茅壇頂間歎曰山以天壇名玉皇上帝天神之主也三清有宇而玉皇無殿何以竭虔妥靈大不

稱名山本意遂謀構殿肖像以肅崇奉乃夷嶮岨剪荊
棘碎地數丈築土爲殿基崇二丈四尺廣六丈縱七丈
有竒又慮殿在壇久必傾圮重建不易乃覆以鐵瓦鑄
爲銅像爲永逺不動計經始于弘治十二年正月朔旦
落成于正徳三年九月望日鐵瓦殿計三楹銅鑄玉帝
像一真人玉女像四兩廊爲琉璃殿七楹中肖天將像
復鑄銅燈花瓶鐘鏡爐鼎皆極工巧其工用俱出門徒
及四方施主并不用常住升米丈錢方修建時其光爕

祥應甚衆既成因吾內兄周溥周澄昆仲來請記嗚呼天帝之尊在禮惟天子得祭雖諸侯王不敢僭太素等庶人也而崇奉玉皇上帝可乎吾何以記而周君昆仲之請不可辭無已則有一焉天地人之父母也人天地之子也而天子者獨爲父母宗子古禮父母之祭宗子主之支子不與故傳云支子不祭明其宗也然則天地之祭惟天子主之諸侯不敢僭固矣然父母之祭雖不得與至孝敬之心則不以尊卑有間也太素等崇奉玉

帝其亦可哉吾聞道家之學恬淡翛然獨往天地萬物俱不以經心太素等道流也乃汲汲于崇奉玉帝勞筋骨疲精神不恤其有見乎哉其亦報本反始之道有不得已者哉太素等設心之誠門徒趨事之勞施主相成之善皆不可沒乃為之記而系以詩曰皇皇上帝監觀四方巍巍天壇奠彼中央壇頂有宇以事上帝伊誰作之道流太素殿宇嚴巖像設穆穆進趨拜跽孰不祇肅惟誠惟敬可以格天天福下民億千萬年

重修三官廟記

武陟之木欒店東南巷口舊有三官廟一所葢元時之所建也國朝永樂初年廟貌傾圮遺址尚存正德改元上元之夜市人毛雄張瑄郭洎共議修復時地主李豸在焉慨然欲捨此地衆以爲不可乃輸半價易之其地東西十一丈南北九丈既定修廟之事廼推道士郜棊居民曲洪王聰董之材木瓦石工匠之費則居人各以其所有助焉廼起立正殿四楹中塑三官像東大王殿

四楹西子孫殿四楹前門四楹道院房數楹鐘樓二楹約費銀三千兩廟成餘二十年矣鰲山衛教授王先生世居木欒盖預聞脩廟之事者也嘉靖十年春有事府城間語予以脩廟曲折因請為記先生予厚友也故不可辭迺語之曰脩廟曲折居人所知雖不記亦可也至於三官之神誣於世俗怪誕之説則雖世人奉三官之祀者或未知也請一論之以袪其惑可乎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漢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雞

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一瘞於山下謂達於地官一沉於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祀之日則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而祀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而祀地官十月之望為下元節而祀水官竊原其義蓋天陽也正月陽始用事故祀天官地陰也七月陰始用事故祀地官水旺於冬望故十月孟冬而祀水官蓋亦古者冬至陽生而祀天夏至陰生而祀地與夫大川海瀆之祀也張魯廼道陵之後道陵

出於道家而道家以老子為宗老子嘗為周柱下史習於古禮三官之名或古禮有所傳而後世失其真耳不知何世妄人𢌞撰為三官經典謂陳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為天官一為地官一為水官可謂恠誕之甚矣夫人之所以祀天官者謂其分我以神且覆我也所以祀地官者謂其分我以形且載我也所以祀水官者謂其分我以血脉且出雲而生百物以養我也報本反始皆禮之正也若世俗之說恠誕不經則三官之

祀遂為淫祀矣豈禮也哉然禮天子祀天地雖諸侯不敢僭焉小民而祀天地可乎曰是或一道也小民而饗帝王於家固無此禮然天子行在庶民或獻瓜果焉君子不罪其瀆而取其誠葢禮之變也小民而祀天地葢亦類此況先王制禮尊天而親地故社之祀小民亦得行焉社固地神也然則鄉民之祀三官則亦庶乎其可也大王未詳為何神子孫葢亦古郊禖之祀也以其非廟祀之主故畧之

## 重脩玄帝廟記

天下之事成於有志大而經綸家國小而制作事物或創其所本無或飭其所已壞蓋未有無志而能成者也郡城東南故有玄帝廟一區攷碑記則唐人謝景修之所創建也初名聖水觀後更今名累經兵火國朝天順成化間都指揮薛分命耆老聶旺陸愷等重加脩整廟貌復完弘治十年予讀書廟中時惟前玄帝殿後三清殿僅存餘廊廡皆傾圮不治廟住持道士汪玄弼慨然

欲修整而充拓之予雖嘉其有志然計工費甚大恐其未能成也是年始建外門四楹次年於前殿右建聖母殿四楹正德元年於後殿前左建三官殿四楹右建四聖殿四楹七年於前殿左建帝君殿四楹十一年復於後殿之前左建轉廊五楹以奉先天聖母及南斗星君右建轉廊五楹以奉西王聖母及北斗星君次三官殿南建廊四楹以奉五祖四聖殿南建廊四楹以奉七真嘉靖六年復於前殿之前左右各建廊廡十楹以奉天

將東道院後建殿四楹以奉聖父聖母其餘真觀祠及鐘樓鼓樓以次完美棟宇輪奐照耀遠近盛矣予竊計其材木瓴瓦丹青繪塑及工匠徒使之費非數千金不能給怪其致此必有他道及詢於人則曰無他道也弼自誓志修拓廟貌以來布衣蔬食不御酒肉凡經醮所得錢幣悉以供修廟費不營其私以故上自親王下至民庶翕然信之或助錢穀或助材木或助瓴石川委雲集不約而至廟貌之所以有成由是道也予竊歎弼一

布衣士耳用志不變尚能有成如此大人君子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事行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則豈有不可成者柰之何不多見也彌以予嘗讀書廟中來徵予言以記歲月予嘉其有志而喜其有成也謹書是歸之俾刻之石使後之人有攷焉云爾若記典則固未暇究也

懐慶府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之祀古無有也蓋後世以義起之也古昔聖王之制禮也凡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初無間于巨細故天

地之覆載日月星辰之照臨與夫山川社稷之興雲雨生百物者既已秩諸祀典至於水防郵表畷之屬亦不敢遺葢仁之至義之盡也城隍所以衛民其功不為不大顧未有享祀後世列于祀典葢倣水防郵表畷之義而起者也始于何代吾未及考近世城隍之祀則不以主而以像且加以爵號被以章服我太祖高皇帝踐阼之初一新禮制謂高深不可以儀刑流峙無所與章服且百神皆受命于天世主之爵號亦有不可加者乃令

止稱某府某州縣城隍之神是可以為萬世之法矣而各處城隍之祀猶多以像蓋沿前代之故而未及改也予嘗觀乎其廟則冠履肅然侍衛森整大抵如守土之臣以故百姓皆謂府州縣官所以理民之是非賞罰于明城隍之神所以理民之善惡禍福于幽故民之祈福禳禍與寃抑之不得伸曖昧之不得白者官不能理則以訴于神不待召而自來不加刑而自畏蓋官有所不能制者噫聖人以神道設敎城隍之祀以像是或一道

也懷慶府城隍廟在府治東南歲久傾圮前太守曲沃趙公鐸欲新之不果去任今太守郟城周公舉謂事神以導民正典也況前人有遺緒乎乃盡發趙公所積羨財市材木瓴甋之屬復措置以益之命正術宋奎董其役百姓見役興亦各以所有來助始事于正德十二年夏四月庚子訖工于十二年秋八月甲辰凡新建大門四楹二門四楹正殿兩廊屋瓦脫落者補之丹雘漫漶者鮮之廟制益嚴人之進謁于神者益敬以畏鄉老張

讓李雄許亨張貴郭鋭道士賀玄清王静宣輩謂斯役不可以無述也廼來徵予言以記故為道神秩祀之義而系之以修廟之月日以示乎後之人云

白齋張先生脩建碑記

山西白齋張先生弘治六年癸丑冬來游天壇樂其山水遂結廬隱居至十一年戊午遂發心募緣於壇頂脩建玉皇殿三間南向又於殿前建天將殿左三間右四間東西向至正德改元丙寅始訖功四年己巳奉鄭懿

王令旨召脩本府玉清宫虛皇閣功完復回天壇隱居
十年乙亥省城周府胙城王孫輔國將軍因有疾禱於
天壇有感遣使齎書幣命先生崇脩天壇頂之三清殿
鉄瓦銅脊五間元君殿王母殿各三間俱南向左右列
南北斗殿各五間東西向中脩軒轅授道三級瑤臺一
座臺下又建玄帝殿三官殿救若殿各三間四聖殿一
間左右雲堂共六間東西向各殿凡鑄塑聖像凡一百
三十有四尊壇下道院又建仙官殿三間廊廡二十間

道院門徒所居方丈四十餘間至明年訖功嘉靖四年乙酉本府盂縣善士耿塤等請先生下山於郡城北沁河上脩建石橋未完而先生去世矣門徒薛清潔馮清善等恐其師脩建之功久而泯沒也乃來請曰先師往年脩建玉皇殿執事幸賜之言今勒之石矣後脩建虚皇閣及三清等殿尚未有記望賜以言庶先師之功行久而彌彰也吾友任遐齡宋文祥助為之請文祥具事之始末以告予既不得辭乃為之言曰吾聞道家之教

以性命為宗以精神為本雖治天下國家猶以為土苴緒餘則脩建之事可知矣白齋先生乃殫慮竭力於此何耶門徒又汲汲然圖不朽於此夫豈亦有意乎抑吾又聞太上有言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也者治天下國家及脩建之類也道之末也無也者性命精神之謂也道之本也非本不立非末不彰觀天之道必以日月星辰之文觀地之道必以山川草木之形觀人之道必以治平興建之用此之謂也白齋勤勞於脩建門徒

汲汲於碑記其有見於此乎乃撰次其事而係以斯言嗚呼有道之士其亦有感於斯言也乎是為記

漢孝子郭丁二公之碑記

行有過而不害於教衆人之所驚而君子之所取也夫道貴乎中愚不肖者既不能及而賢智者又或失之太過是以得乎中者為難然君子則曰與其不及也寧過葢損過就中易强不及以至乎中難故云然也漢孝子郭巨丁蘭之行其所謂賢而太過者歟孝子之行載在

紀傳天下後世之論者或以為恐幼子分其母之甘旨固孝矣然豈無他處置之法何至埋之刻木為母像而事之盡禮固孝矣然鄰人侮其母像雖為可怒然豈遽以殺之使黄金不獲則將遂埋其子矣母慈其孫必將啼泣悲傷雖甘旨滿前固不能下咽也養親之口體而不能順其志孝子之道固如是乎使木像無垂泣之異有司不原情貸死則遂與鄰人抵命矣縱母尚生存為人所侮苟不至以死復讐然猶當權輕重而處之柰何

以一朝之忿而置親之無後乎且後世之事親者必殺其子與身然後為孝是可以為常法乎不可以為常法豈可以為教乎二子之行誠過矣君子則曰論人者當先觀其心茍可取行之過雖不合道無大害也何則蓋舉百鈞者不難於舉一羽明能察秋毫之末則輿薪之見固有餘矣在禮人子之事親也衣服飲食之屬凡所以養其口體樂其心志者無所不至初不以妻子之故而怠故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世所謂之不

孝大孝顯親其次不辱故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世亦謂之不孝二子所行雖未合乎道之中然由其心推之則禮之所謂孝皆所優為而世之所謂不孝蓋斷乎其無有矣論道者貴乎中不貴乎過取人者則當先於心而後乎其迹二子之心豈庸衆人所可及哉殺其子與身且不恤則凡可致愛敬於親者故無所不用其情矣世之事親者使能體二子之心而行之以禮則孝之道在是矣夫何害於教哉

論

均徭私論

或問近日有司審編均徭以田土為主其法如何曰此非祖宗之法也葢流俗相傳之誤也祖宗之法具在諸司職掌戸部職掌田土項下云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豁各戸若干及條段四至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歛務要編入黄冊以憑徵收税糧如有出賣其買者聽令增收其賣者即當過

割不許洒泒詭寄犯者律有常憲戶口項下云凡各處
戶口每十年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黄冊編排里甲分
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賦役項下云
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黄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
分軍民匠役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
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由是觀之則
田土納稅糧戶口當差徭其不相混也明矣今乃照田
土當差是豈祖宗之法哉或曰人戶有上中下三等盖

以其貧富不同也貧富雖明田土多者必富少者必貧則照田土編差葢法外意也似無不可曰户有上中下三等葢通較其田宅貲畜而定之非專指田土也若專指田土則施於農民可矣工商之家及放債居積者皆不及矣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豈知治道者哉况差役以人丁為主以上中下三等較其貧富以為派差之重輕此法意也今舍人丁而論田土葢失其本矣夫豈可哉或者曰田土不當起差祖宗之法

固然矣近聞外縣有以寄莊人户不當差役申請於上者廵撫批稱種田而不當差有違於租庸調法令其照田認差然則計田當差雖非國法或古法乎曰此廵撫未考而誤批也唐法有田則有租即國朝田土納稅糧之意也有身則有庸即國朝户丁當差役之意也有户則有調即國朝農桑絲絹之意也種田而不納糧謂之有違於租庸調法則可也種田而不當差謂之有違於租庸調法則不可也若田土既納稅糧又當差役是有

田者不惟有租而又有庸而有身者遂無所役矣不亦誤之甚乎曰以田土當差唐法知不然也或者先王之法乎曰先王之法其詳不可考矣然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有布縷之征粟米取於田土即租法也力役取於人力即庸法也布縷取於園宅即調法也由是而觀則計田土以當差役既非古法又非國法而有司乃有此行不亦謬乎曰有司有此行何也曰此周文襄作俑之過也宣德年間周文襄巡撫南畿患民間起

運稅糧之不足也乃令稅糧正數之外多加耗米以足之除辦納稅糧外有餘剩者謂之餘米復恐民以加耗之多怨已也乃令凡民間户丁之差役料物之科派皆取諸餘米此盖朝四暮三之術也本傳謂小民雖多出耗米然耗米之外再無差科之擾深以為便東南多遵用其法後又自稅糧變為田畆故東南有田差糧差之說南士仕西北者漸推用其法故西北近年亦有田土當差之說此盖不考祖宗之法而惑於流俗之傳者也

或者曰文襄之法雖非國法既民以為便則用之似無不可何必拘於舊法乎曰民以為便亦據文人之傳而言耳實不然也夫差役出於戶丁士農工商之家除例該優免外其餘戶丁盖未有不當差者也今止令取於耗米則是士工商賈之差農獨代當之矣是豈均平之道哉況驛遞馬牛車船之役俱出於田土稅糧則農民已偏累矣奈何復以雜差再累之乎今論者皆知東南之民困於稅糧西北之民困於差役而不知東南所以

困於稅糧者以差役亦出於稅糧之故西北所以困於差役者以既有丁差又有糧差之故由是而觀則周文襄輕變祖宗之法而開此累民之端其罪安可逃也或者曰審如此則寄莊人户不當差役者皆幸免矣曰此有司不知守法之過也使有司知守祖宗之法審定三等户則之時不論士農工商凡田土貲本市宅牲畜多者俱定作上等派與重差則寄莊人户雖買別州縣之田而難逃本縣之差矣何幸免之有今惟不守祖宗之

法審編均徭舍戶丁而計田土故寄莊人戶有躲差之弊欲革其弊盍求其本乎或曰祖宗差役之法今亦有行之者乎曰北畿州縣審編均徭初止審三等九則戶門並不註定差銀多寡數目審定戶則然後通算三等人戶除役占優免外該當差者共有若干丁却算本州縣銀差力差該用銀共計若干兩方令三等九則戶丁差等出銀期足供銀差力差之用而已此蓋遵祖宗之法而又通其變者也蓋祖宗之法止令照三等戶則點

差但差少丁多用之不盡點差之時不及差者幸免見當差者偏累今乃令丁皆出銀差之重者朋合應當則人丁無有不差者矣此蓋均徭之善法也河南舊例審編均徭雖未以田為主亦未以丁為主其人丁差銀增減從審官之意多寡無一定之法少有不至兩者多有三五兩者有十餘兩者甚有至四五十兩者丁多之户銀多亦不為過單丁之户銀多則一差用之不盡必須分為數差是一丁而數差也豈照户點差之法哉但上

下習於聞見不之覺耳近聞廵撫吳公所定均徭則例每地一頃出銀四錢每人一丁上上户出銀一兩二錢以次各照户則出銀不等若該縣銀多差少則遞減銀少差多則遞增視舊法頗有定規但偏累農民未盡善耳必改北直隷之法上不失祖宗之法下無偏累之弊乃為盡善此盖識者所深望也或者曰今之富家或田連阡陌或背累鉅萬較之小民豈止什伯若止照三等户則計丁當差其丁多者出銀固多其丁少者出銀甚

少豈不為幸免乎曰古人為國藏富於民蓋民之富者官府之緩急資馬小民之貧困資馬時歲之凶荒兵戈之忽起資馬蓋所恃以立國者也平時使之應上戶重差法如是足矣必不得已則准北畿事例上戶丁少者量出門銀亦可也豈必盡取所有使之僅與小民之貧者相若然後為快乎於戲時使薄斂先聖格言繭絲保障後賢深慮奈何今在位者之不思也或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林下人也嘵嘵多言無乃為當道者所

惡乎曰舍己從人大舜之所以聖也聞過則喜子路之所以賢也吾以聖賢望人痛小民之受害故私論之盖遵庶人傳言之訓而為之也盖冀其或聞而改之也若恥過作非聞諫而怒則小人也當道諸公其欲為聖賢乎欲為小人乎必有所擇矣作均徭私論

均糧私論

或問丈地均糧之法如何曰此朝廷仁民之政也第中間曲折各有利害行之不得其道則反以害民此不可

不知也或問其故曰田有上下則糧有重輕此自然之理也禹貢之田分為九等税糧之輕重往往因之蓋為此耳天下之田吾未能知河内之田則頗知之矣上田歲收畝不下兩石多或至三四石下田歲收畝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斗大抵上田一畝之收抵下田五畝國初定糧失於分别一槩定作每畝糧八升五合後官府以下田人户辦納不前也乃議令起運重糧多派於上田里分存留輕糧多派於下田里分蓋亦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之意也雖未盡得其宜而民病亦少甦矣近年上司患里書那移作弊也乃令不分起運存留俱總定一價則上田下田無所分別雖曰可以絶里書之弊而下田民户固已不勝其害矣然坐派之法歲有變易民之害猶有時而解也若丈地均糧初時不審上田下田一槩均派糧額一定不可復變則下田之受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夫田地有上下則稅糧有重輕與犯罪有大小則受刑有重輕其理一也犯大罪者雖絞斬而不為

苟犯小罪者雖笞杖而不為縱葢各得其宜故也或者患吏書之舞文也乃一槩定為徒流之刑以為可以絶弊抑不思宜絞斬而得徒流者固為幸矣宜笞杖而得徒流者不亦寃哉令不論田土上下而一槪均之以糧何以異此往嘗與廵撫徐公論之徐公深以為然故令丈量田地分為三等均糧之額初則通以中田為凖下田則少損之上田則少增之以下田所損之數為上田所增之數葢亦所謂稱物平施之意也傳聞近議不許

田分三等蓋亦未之思也若他縣之田無甚上下猶可言也河内之田果不分上下一槩均糧此則名雖均糧而實則不均之甚者也此利害之大者也而所聞又有可論者閒巡撫公文謂除河路外蓋謂河路非可耕之田故除之也而承行官吏不明其意乃令河止除丹沁二河新開河道引水澆田者不除其河身所占之田俱令民田在兩岸者包納或問其故則曰引水澆田人户得利故不當除竊謂引水澆田之利衆人之所同也非

獨兩岸有田之民也而令其包納稅糧歲無休時此何理也路止除驛遞大路其餘通行古路俱不得除其稅糧亦令民田在路兩傍者包納竊謂民田在路兩傍者人畜往來踐蹂固已受害多矣古路衆人之所往來與驛遞大路無以異也乃復令其包納稅糧此何理也至於田内墳墓雖上司未有明文竊意丈地均糧亦不過大實耕之田而均以實有之糧耳墳墓非可耕之田其不當徵糧蓋有不待言者矣今乃令墳墓不除有主者

照地數均糧無主者聽民納銀於官平治為田照數均糧竊謂先王有掩骸埋骴之令國朝有漏澤園之設而平治他人墳墓為田園者律有明禁此蓋朝廷恩及死者之仁政也而一切不顧止曰吾將以均糧也不知均糧之初意果若是乎此三者亦利害之大端也小民被害而不敢言吾黨又以不在位而難顯言故私論之庶轉聞於當道之仁人君子或有以處此也夫變法本以利民而反為民害仁人君子在當道者不知則猶有所

諉知之而不為一處亦安忍哉然此非吾事也非吾責也吾言止於此矣或疑田之上下難定曰此不難某鄉之田上某鄉之田下縣民盖無不知者今宜令丈地委官於所丈之田各區之下明開水田旱田及在於某地方然後集合縣里老當堂會審某處係水田或上或中或下某處係旱地或上或中或下各親筆填寫於下面審既定水田上等者則通定作上地中地則令與上地五分中地五分下等則令與上地三分中地七分旱地上

等則定與中地七分下地三分中等則定與中地五分下地五分下等則定與中地三分下地七分田之分數既定則斟酌損益均之以糧自然人心可服而事成矣田之上下若不官自審定而委之里書則弊既多端人亦不服事豈可行哉夫變法本以利民處之不詳則反貽民害仁人君子在當道者亦安可避一時之勞而不為斯民永久之計哉

與楊邃菴論兵五篇

論賞

用兵之法非賞無以勸功是以國家立法凡戰勝殺敵者俱計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可施於小敵而不可施於大敵兩軍相接兵刃相交縱有殺傷豈暇斬取首級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姦惡賊首必從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刀雖在於一人成勝實由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録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隱危機使賊知餌兵

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由於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賞格則接戰之機勸功之道兩不悖矣

論罰

當時朝議於敗軍悞事將官止令記過待事寧之日來說余謂賞罰當速廢將士畏法用命欲擬即先革職令

其帶罪殺賊有功方許復職語多不能盡記

論術

朝議凡強賊除首惡不赦外餘賊滚馬投降者俱各免罪此固古法但時勢不同反能害事盖我之兵威既振賊之生路已絕恐其致死拒戰縱能剿殺我軍亦傷故出誅首惡赦脅從之令一則開彼内潰之路一則全吾好生之仁也今我兵方委靡不振賊勢方猖狂自恣乃先宣此令於外使姦惡窮民無所畏懼流賊所至從者

如歸其意蓋謂今日從賊得以搶掠自養賊若勢進則可圖望不軌賊若勢退亦可以投降不死是此令不惟不能潰賊之黨而反益其黨矣令出不可收回今宜再出一令凡四方英雄豪傑之士許詐投賊中或傳報消息或臨陣為我內應俾其從賊陣中殺起則賊衆自然驚敗本人須異其衣帽我軍辨認不殺若得便擒斬首賊重加陞賞如此則賊首不免疑懼不敢多收姦惡窮民而其黨日孤矣

論倡

朝議庸人為賊不足慮奸雄從賊乃可慮行令天下有司官貟將部内豪傑籠絡歸我庶不為賊用但念惟豪傑方識豪傑方今有司豪傑者少彼豈能識誰為豪傑而籠絡之哉況此令又不可宣布盖恐沮忠義之心長奸雄之氣也今宜别立一法曉示天下謂朝廷百五十年撫養百姓恩德甚厚今流賊乃因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之故糾合奸邪殺害良民擾亂天下甚為可惡爾等

豪傑之士固獨力難抗坐受其害豈不誤哉今天下不拘官民師生軍民人等有抱英雄之材者自行糾合鄉里演習武藝賊至勢小則自行擒捕勢大則助官軍夾擊有功與官軍一體陞賞如此則人人能戰在在有兵流賊之勢自弱而籠絡豪傑之術即在其中矣

論權

朝廷命官領兵剿捕流賊此常法也但事無統紀賊在直隸則山東之官不問賊在山東則河南之官不問盜

賊縱有敗衂之時亦得以東西逃躱終難捕滅今須設

一總制官員令其隨賊向往即督本處官員調撥軍士

從便剿捕則盜賊之路自窮而平定之期有日矣

柏齋集卷八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栢齋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 栢齋集卷九

明 何瑭 撰

## 說

### 南京司禮監太監何公字廷貴說

嘉靖乙酉季冬朔旦予以闕領制帛至南京司禮監時太監何公實掌監事相見禮度甚閑雅公事既畢乃造其室拜焉相待情意甚欵洽今年季冬朔旦復以闕領

制帛至監公禮意益勤既歸公迺以手翰見教若曰予名綬考訓詁綬組也禮記綬組天子玄公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此佩玉之組也應劭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寸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字以表名人道之常幸執事圖之予竊惟天子之貴無上自公侯以至於士雖名位不同然皆人臣之貴者也古法貴者佩玉而印非庶人所得用則佩印亦貴者也綬之佩玉佩印雖殊而為貴者之飾則一然則公之字宜曰

廷貴夫古人佩玉佩印非徒以為身章也盖君子於玉比德焉觸其外動其中則好德之心油然生矣佩於身盖不欲須臾離也政達於上下非印不信佩於身示不忘也德以為體政以為用君子所以見貴於天下後世者多矣豈直以名位之貴哉公可以知所用其心矣我太祖高皇帝法古建官内設監局衙門以掌内政外設文武衙門以掌外政體統相維表裏相應聖謨盖宏遠矣司禮監日侍天顏掌管御前一切文字盖所謂輔養

君德典司政本者咸有賴焉視各衙門尤為樞要非老成練達者不在兹選公向用有日則所以資德而資政者寧不知所以用其心乎世之論者於内臣外臣往往各有偏主予竊以為人之所以可貴可賤者在君子小人耳事君忠臨民仁處事公則君子也事君不忠臨民不仁處事不公則小人也内臣未必無君子外臣未必無小人論者亦致辨於此而已矣内外何擇哉古之人若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吕强之清直張承業之

忠義皆内臣之可貴者也雖名公卿何以加焉公明達而温雅有君子之質於資德資政一加意焉奚古人之不可及哉貴於天下貴於後世吾於公乎有望矣公尚念哉

都指揮景公字汝忠説

都指揮景公紹宗襲職涖任有年矣庠友鍾大化等相與議曰春秋之法王朝大夫例書字士乃書名景公方面也視古大夫名而不字可乎盍謀所以易其名者乃

相約諧于瑭瑭竊惟古人取字莫不有義由字子路以路為人之所由也賜字子貢以上有賜則下當有貢以報之也公名紹宗豈非以紹厥祖宗為義乎子孫之於祖宗所當紹者固不可以一端而盡然而必有大者焉舉其大則小在其中矣公之祖宗佐我皇明平定天下以致膺有爵位延及后人夫豈無所本乎或發謀決策以立功或搴旗斬將以破敵公之尊甫又死於國難盖無非盡忠於所事也然則公之所當紹者豈有大於忠

乎宜字曰汝忠夫人臣而以忠君存心則事上必敬撫下必仁處事必公戰陣必勇凡所以增光前烈益逬天寵者蓋無往而不利矣公其念哉潦倒倦談言止此矣公其勉之是為贈

張克己修己字說

張本善先生之子長曰克己次曰修己皆冠而成人矣克己謹慎周密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循循然有規矩修己則剛果明决物來能格事來能應惡酒之妨務也絕

口不飲者凡五年雖德性不同然皆克家之子也親友咸愛重焉迺字克己曰宗元修己曰宗道屬予說其義予惟天之德莫大於元其在人則為仁夫子有言克己復禮為仁字克己曰宗元探其本也人莫不欲修己然而獨情徇物往往不能善其終夫子有言修己以敬字修己曰宗道指其歸也嗚呼二子念哉自家庭骨肉之間以達於接事宰物之際視聽以禮言動以禮則己無不克而天德之元在我矣大而人倫細而物理務使知

無不明而處無不當惟親惟義惟序惟別惟信而放蕩於規矩準繩之外凡可以敗德敗家之事毫髮不為如前聖之惡旨酒焉則道無不行而所以修已者盡矣嗚呼天理之精微在天則為元在人則為仁率仁而行則為道其同出而異名與兄弟之同氣而異形者蓋絶相類也二子念哉則尊甫命名之心親友相字之望庶兩不負矣

謝玘字說

舍親周彦實請於予曰友人謝玘未有字稱謂之間甚不便也幸為一説其意予惟幼而父名之長而友字之古之道也謝君未有字而彦實以為請禮也然古今名字往往有義或以勸或以戒使入於耳存於心者有所感發非徒稱謂之便也竊聞玘玉之美者也玉之美者温潤而澤縝密以栗垂之如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夫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樂也仁義禮樂德之美者也古者君子佩

玉蓋將以比德也然則謝君宜曰宗德夫宗德之字呼於親友之口入於謝君之耳其不有感發乎上孝於其親下友於兄弟外睦於姻親鄉黨而仁之德修矣言行必慎取與不苟自內以及乎外無往不然則義之德修矣不以財驕人不以善自伐謙恭兢業久而不怠則禮之德修矣內和其心外和其形應事接物藹然春溫無所乖忤則樂之德修矣德成乎已名昭乎人則玘乃玉之至而謝君為人之玉也顧不美歟否則玘中玉表吾

忠良貫之擲去也宗德念哉

范汝謙字説

庠友王廷相謁予曰庠生范汝謙子仁侍御之子而生之婿也既冠矣今年提學副使敎公試其文優等進補增廣親友會遇尚斥其名而未有字禮似未安願執事之敎之也予雅與廷相子仁交故不得辭伏羲作易地中有山之卦名之曰謙文王係之以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夫地中有山何以謂之謙也蓋山物之髙者也地

物之卑者也以高而下於卑此所以為謙也名位卑微德性遲鈍退然自處於衆人之下固其所也是未足為謙也名位髙矣德性敏矣衆人皆望而畏之乃不驕不矜卑以自牧非甚盛德其孰能知之是則所謂謙也此伏羲之所以取象而文王之所以係辭夫御史朝廷之要官也天下之公議在焉言及乘輿天子動容言及廟堂宰相待罪下及百僚之賢否庶政之從違罔不由之故曰朝廷之要官也而生也其子也所憑依厚矣年始

弱冠學業郁然為儕輩所服當道所重德性敏矣茲二者驕矜之所自來而衆人之所同蹈也終之實難子仁以汝謙名之其教之之意深矣大舜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禹與周公皆大聖也百揆冢宰皆要官也而莫不以謙自持况其他乎當時稱聖至於今而不衰所謂有終者蓋如此然則生之字宜曰有終徵乎易也嗚呼生尚念

哉禹周公皆我師也誰謂山高企其齊則在勉之而已矣科名祿位蓋不待論也是為贈

庠生蕭鸞字應祥說

蕭生名鸞閥閱之子也天姓頴敏父兄恐其安于豢養之樂而損其遠大之志也乃教以儒業生遂感奮自勵稍聞于人因女妻之生乃從予學今年提學憲副王先生試士懷慶選子弟之可進者補儒學弟子員生與焉親友偕賀或謂予曰幼名冠字所以重成人而與之為

禮也生冠矣今復策名于學非閭巷碌碌者比不可以不字而執事至親也宜有言以贈且因以教之如何予曰唯唯竊惟鸑鷟靈鳥也其聲至和鳴則天下太平故世以鸑爲國家之祥賢人君子遭時得志有言于上則可以致治太平與鸑何異然則鸑蓋鳥中之祥而賢人君子則人中之祥也生之字宜曰應祥念惟生雖出于武弁之族然其曾祖叅將嘗以才畧中武舉狀元文學之祥蓋已開其先矣而祖父昆仲又世積忠厚古稱和氣

致祥又稱作善降祥生之天性頴敏豈可謂之偶然也哉庠序之中英賢攸萃固鸞鳳之林也生念哉勿荒于嬉而勤以精其業勿毁于隨而慎以修其行使他日得志明時真能賛成太平之治則應祥之字庶不負矣父兄教子之心師友責善之義大不外此嗚呼生尚勉哉

勤菴說

蕭公字應乾嘗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勤菴其勵志蓋有在也間屬予說其義予

惟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士之道德農之稼穡工之技藝商之貿遷蓋未有不勤而能成者也應乾以勤名菴宜矣抑吾聞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有志而不勤則志雖大而無成雖勤而不知所志則雖有成而不免於陋應乾勤矣其所志則未知也人之所志大畧有三曰富貴曰功名曰道德農與工商之所志富貴而已志於功名道德者惟士為然應乾既富貴矣而猶讀書尚禮孜孜不怠其殆志於功名道德者歟志以先之勤以繼之斯其

進也莫禦矣或曰卑之無甚高論予曰不然聖人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況應乾之聰明俊爽者乎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顧吾之志與勤如何耳應乾念哉是為說

書

與潘同館書

試事未畢不得趨拜以叙久闊之懐甚快甚快薄具少表芹意計二十九日午後試事可畢不知可少待容一

會否衰年強顏於此甚無意趣惟以得會一二故人為重而又值此乖阻可嘆可嘆備員外省誼不可通書都下故人有見問者幸一致意恐終不得與執事會故覼縷及此幸諒之不宣

與潞安仇氏書六篇

春初遠辱誨音至今感佩秋間復蒙遣令器遠來相從顧惟淺陋不能有所啟發方以負託為愧重蒙寵以手翰申以佳貺益用愧感山川阻修末由瞻拜每念盛德

高風北望浴嗟而已粗紗一端少引芹意天時嚴寒惟
台候納福是祝不備
累辱誨音佳貺感情深感承詢及譜圖事錄詳玩所著
與前人時有不同然作譜如作史典實明備斯可傳矣
體製不盡同無害也北方士夫家作譜者甚少深用歎
仰恨無由面會盡質所疑耳末惟以道自愛厚幣義不
可虛受敬返璧惟心照是荷不宣
聞有氣疾治法平心為上導氣次之用藥為下夫心為

氣主故怒則氣上悲則氣下憂則氣結樂則氣散當念萬變皆虛縱有不快亦如寒暑晝夜相代予前皆自然常理不足留滯胸中久則心自平而氣自調矣其次亦以心運氣使疏通不滯再不得已則用炒青皮炒枳殻各二錢川芎一錢佐以白朮製厚朴各一錢少加桂五分空心服之須五六貼乃效大抵還以平心導氣為主藥不過為之助耳不宜

累承雅愛深感盛情生以不才朽腐誤蒙起用深愧不

堪是以於親友賀贐並不敢受遠辱佳貺深感然一辭一受恐得罪於衆敬用返壁幸心照令器體虚最宜加慎大抵以静養為主而輔以藥力庶保終吉道遠無由會晤臨書悵然未惟心照不備

累辱誨音足見雅愛朋友道喪久矣能正言相規者絶不易得生溺於見聞之陋事多違禮每覽教戒輒用赧然雖未能佩行然亦不敢忘也和易和節之號皆善擇一心之所安者自命可也胡畫士來備道雅愛彼此交

感會晤無期謹此布意末惟以道自愛不宣

去冬蒙寄示周守保甲法且請序文予時適卧病未暇觀也後觀其立法之意甚善但中亦有一二處難行者如分居民為三隊社長領一隊防守本村社副領一隊徑赴失事村分救護社正領一隊伏路把截此甚難行計十里之内必有數村居民分屬社長正副三人有警何以呼集不如每村立一莊頭居民分為二隊有警一隊守一隊出救俱責令莊頭呼集社長正副但稽其用

命不用命而賞罰之焉庶可行也社學束脩似乎太厚雖尊師之道但人情出辦不易則亦不可久行耳似當減之使足為代耕之養可也若潞俗自來如此厚則從厚可也社倉積穀不必過多恐生他弊或貽後患但積穀可備本社一二年之荒即止中間以陳易新之法從便行之可也予近年於世事俱厭倦尤不喜作文字蓋衰倦之故也序文草草塞命紬已收訖粗緞一端奉答表意聞貴恙尚未痊可除藥餌外調攝之法亦當少留

意讀書進學須體平後方可圖之言不盡情性心照不備

答婁生書

古人謂死而不朽者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歐陽子援之以贈其門人徐無黨則謂立言不如立功立功不如立德其論甚正惜不明著立德之方使學者無所用力猶為未備予謂聖賢之學本於明德明德之方始於格致自身心性情以達於家國天下莫不各有一定

之理一一而格致之使本心瑩然無所不明則德立矣由是而形之踐履則為善行措諸政事則為豐功發於議論則為格言達則伊周窮則孔孟蓋無所往而不可也立功立言蓋皆在其中矣若後世人臣勲業司馬韓柳之文又何足羨慕哉賢契嘆平生學文學道建功立業而皆無所成亦留心於此而已矣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立志而繼之以勤何事不成雖自今方覆一簣可也况已有其基乎雖然為不朽之計而立德立功立言猶

自立教之意言耳大聖之心不如是也窮神知化獨立物表彼其視世人之毀譽榮辱不啻暑寒晝夜之相代乎前耳夫豈屑屑於是哉斯言雖未易及然亦不可不知也念之念之

移

表彰陳同父移

本道為表彰先賢以明公論事照得故宋永康陳同父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當時推重後代景仰舊祀於

本府鄉賢祠内公論允愜近按臨考試諸生聞前此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與聖門所學不同者當道惑於其説罷其祠祀竊惟聖門施教尚分四科君子取人豈拘一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宰我立論短喪閔曾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黜之中陳同父言行始終人所共知予不多及特明此意以釋羣疑仰抄案回府著落當該官吏即造先生神主照舊奉入郡學鄉賢祠内致祭仰抄案官員先具不違依准呈來

跋

雲中激變論跋

或問代府宗室雲中激變之論如何曰所論可觀矣然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往歲軍士殺廵撫固出於有激然亦驕悍而無知者也朝廷處之過寛失於姑息彼遂以殺上官為常事矣彼既以殺上官為常事則上官一忤其意即皆可殺此所以復有李總兵之變也李總兵之見殺也吾嘗訪其故矣非為其尅減糧賞也非謂其妄

殺無辜也不過謂用法過嚴副叅以下至於軍士皆不悅耳總兵用法過嚴軍士即敢殺之已為不道况又深陰謀相傾之機伏於其內乎夫殺總兵者固非副叅都司指揮也然軍士敢殺總兵不復以副叅都司指揮為可畏副叅都司指揮亦坐視總兵之見殺而不救此其故則不可不察也副叅都司指揮各有握兵之權同居一城之内其救總兵非難也乃坐視不救其情可知矣若非陰縱主謀亦係畏懦失機治以軍法豈容免死軍

士殺總兵謂由總兵虐害所激此雖未知虛實尚有可
諉朝廷命將征勦不過欲得首惡耳大抵止一二百人
非欲盡屠大同之人也乃復抗拒不服不肯送出首惡
甚至敵殺官軍勾引諸邊此豈亦朝廷虐害所激哉副
叅都司諸人坐視若罔聞知既不設法擒勦又不禁治
阻當此何意耶論者猶謂軍士不反朝廷其情為順副
叅諸人無預軍士之謀何所見耶及朝廷差官招撫乃
始取十數無援之人以充首惡之誅其情豈可掩耶朝

廷乃一切以姑息待之置而不問而馬昇楊林之首惡有名者且以有功陞官矣既不能正首惡之誅又未聞有善後之策吾不知禍亂何時而已也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之人以下之人不足畏恣意凌虐及下之人激而生變則又畏之太甚不敢復治此奸雄之所以觀釁而生心也此天下之勢所以一去而不可回也昔元魏時高歡行役洛陽見羽林軍士相率焚大臣張彛之第魏朝不敢深治乃慨然曰朝廷紀綱如此家財豈可保乎遂散財

結客後卒成霸王之業姧雄代有不可謂今天下盡無其人也論者謂軍士殺總兵為常事乃欲朝廷緩以處之待其自潰且以癰疽為譬此葢未深思也譬如人於平日恣意聲色不知自謹馴致有癰疽生於胸腹之間不知醫之治此當針石補養之並用乎抑止歸咎其平日不謹畏其痛楚不復攻治而待其自潰乎吾恐其毒氣流注臟腑俱病一旦毒發而不免於死也竊意朝廷之處此變當通究始終盡殲首惡然後選任賢將撫以

恩威乃可今既失之於前矣如欲求善後之策宜明以
朝廷不究既往之意丁寧戒諭使軍士知非常之恩不
可屢得各要改過自新安分守法如總兵以下有剝削
酷害軍士者許具奏拿問不許擅自殺害違者全家處
斬復申明軍法使總兵副叅游擊都司諸人俱要撫卹
軍士不許剝削虐害違者或告發或訪出俱各拿問仍
各禁治所部軍士不許諠譁謀亂犯者以軍法重治有
作亂者即互相策應擒剿不用命者即以軍法從事總

兵副參都司諸人有不相策應至於失機者各罪坐所由依軍法處斬不赦有司之民護衛之軍丁各結為保伍擇人管領有變互相策應違者亦各治罪如此則大小將官同心協力形格勢禁亂庶可已不然則縱有賢將亦不能行其號令事勢所激亂必復作天下奸雄覬覦而起朝廷雖欲一切以姑息待之恐亦不可得也近又見宗室有因雲中之變奏請禁治貪酷恐釀成天下之變者其言深有所見然未探其本也天下之本在朝

廷朝廷之本在君心君心未知治亂安危之機好諛惡正則小人進而君子退矣小人當道則順旨固寵剥下附上無所不至以類引類則據要地者皆其黨矣縱有一二賢者亦不過謹厚自保豈敢正言其非然則雖有禁治貪酷之法誰奉行哉而奏中言不及此豈未及深思乎抑有所畏而未敢言乎朝廷有禁治貪酷之法而臣下廢格不行此誠天下治亂宗社安危之機非小事也竊謂此宜深勸朝廷以治亂安危為重親任忠賢所

遠諛佞然後勑諭該部禁諭文武職官各令守廉奉法不許剝削酷害軍民犯者文職即依題准問刑條例枉法贓滿貫者問以充軍不許止問革職武職依户部題准事例犯私罪杖徒以上者依律各問降革不許止問立功違者法司即將原問官參究問罪輕者降調重者黜退有贓者亦問充軍若法司循情不參朝廷或摘取詰問亦輕者降調重者黜退有贓尤加重治如一年之内全無問到貪酷官員亦要通行查究仍刻榜曉諭天

下如在外法官問斷貪酷官員不依禁例許諸人奏聞
究問如此則法令可行不為虛文貪酷可減軍民得所
而禍亂不作矣語稱臣之於君三諫而不聽則去之子
之於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異姓之臣去之而
已同姓之臣無可去之義猶子之於父也念哉念哉林
下之臣法當括囊自守不談時事而區區憂國之心有
未忘者因觀宗室論奏喜其有忠愛之心而惜其未盡
事理之變乃草此於後以備採擇觀者幸見恕哉

兵論跋

予卧病林下本不當復談世事但予念敵兵深入搶殺事闗地方利害非一家之私可比又念地方既亂亦無一家獨安之理故不得已告於士夫之知事者庶轉達當道見諸行事則亦救時之愚慮也

守拙卷跋

予幼讀濂溪拙賦恠其詞太簡問於友人友人笑曰甚哉子之固也不曰拙者黙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吾尚病濂溪未能忘言予乃恠其簡乎予無以應同寅潘希周先生示以守拙傳文一冊蓋諸名公為其伯父傅潤翁而作者也凡古今巧拙之論蔑彬彬備焉予拙於詞不能有所發明偶記所聞於友人者漫書於後不知於守拙翁之意竟有合否

鏡中真讃䟦

其色温温其容穆穆屹然如山曠然如谷孝友成於家庭信誼著于宗族在富貴而不侈不驕處鄉黨而不謟

不讀若是者雖累言尚不足以形容況丹青豈能寫其心曲噫此雖未足以得君之大全豈不庶幾識君之彷彿也耶嘉靖庚寅姻家蕭君文敏壽六十有三長子拱暘乃謀於弟鳳弟鸞弟鸐若曰語稱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之壽高矣可喜也亦可懼也吾聞為人子者雖跬步而不忘親父老矣吾兄弟各居雖欲朝夕望見父之顏色而不可得況後世子孫乎盍募良工寫父之神吾兄弟各收其一朝夕奉事如見

顔色何如諸弟曰甚善神既寫矣復謂諸弟曰父之顔色工之所能寫也父之德行所以庇佑我子孫者則非工之所能寫也盍請名筆述而為讃使我子孫見父之顔色則思父之德行庶永慕於無窮乎諸弟曰諾乃請于予予感應乾兄弟之孝既述以讃復係以跋使觀者知所自云

策問

九問

問周子論士希賢而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曰志曰學有以異乎於伊尹曰志於顏子曰學意必有在抑二子果有所長而不能相兼乎幸明以告我

問救荒之政古人言之詳矣或發倉粟或募民出粟或鬻官鬻度牒孰可行於今至其賑給之法則或煮粥或給以粟然粥之煮有限而待哺者無窮使窮困之民伺候於旬日之久而始得升斗之粟恐不能有濟將何施而可諸生有善策幸以告我我將以告於當道者

問盜賊不息則良民不安浙中舊稱無盜近來桴鼓四鳴道途多梗其咎安在古之善治盜者如晉之隨會鄭之太叔漢趙張龔遂虞詡之徒事功之詳具在史冊或以寛或以嚴或以鈎距或以德化往往不同孰可以行於今諸生其明以告我以觀有用之學

問海潮之難明也尚矣昔人之論或以為由於日或以為應乎月或以為氣之喘息或以為地之升降或以為海蝤之出入孰為至當昔余襄公生長海上故其海潮

之論獨為先儒所取葢以其知之真也諸士子生長於濵海之地安知無襄公其人乎幸明以告我以觀窮理之學

問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議者多以為謙辭然問禮問樂問官之類備載典籍則好古敏求非盡出於謙者夫以孔子之聖尚不得謂之生知則生知之聖何人可以當之諸生其明以告我

問學校興則人才盛富陽生員甚少及選送童生又止

二人可謂不振之甚矣夫閩蜀荒陋之地也一遇大君子振作於上其文教至今不衰况浙中人才淵數而富陽乃若此其咎安在語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在上之所以作興與諸生之所以自為謀者其道何由明以告我我將採而行之尚無讓

問宋之道學莫盛於南渡之餘盖自考亭得伊洛之傳於延平李氏南軒東萊既與之同心協德而象山止齋龍川諸賢亦與之上下其論故斯道大明此固天下後

世之所共知也然觀其議論或主徳性或主問學或先功業或先禮制往往若不可合者豈道之多端固若是歟抑人之所見有淺深得失之異歟温號海濵鄒魯諸士子於先儒之緒論葢必有留心於其間者矣其明辨以對毋泛毋畧

問先儒有言西漢之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之人才可與立三國之人才可與權夫道未易言也兩漢之人才果可與適道而立乎至於權則聖人之大用尤有未易言

者孔門高弟如顔曾之賢尚未足以與此三國季世也乃有可與權者乎不然則先儒之論疎矣諸士子其各攄所見以對毋泥成説

問孔子嘗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春秋之時天下之無道也極矣乃周流四方而不隱何歟已言之而已自違之何以取信於人荷蕢諷其可已蓋亦無道而隱之意也乃復以果哉譏之何歟自我言之則以為是自他人言之則以為非無乃好勝而强辨乎凡此皆諸生

朝夕之所講誦者也其各以所見告我

雜著

讀韓柳文

韓文高柳文巧於模寫然於韓為劣

讀審勢

賞罰有常而不易則人自有所懲勸矣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使民不知所從發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商鞅之法可以强秦亦可以滅秦然其法猶有定制而不變

使民可守何嘗有使人不知其所從發之意耶嗚呼商鞅極矣老泉乃欲上之耶然此非老泉之立言本意也

讀田樞密書

其所自賢者文其論孔孟非也其欲見用則有挾而求也洵乎洵乎權詐之流也

讀律呂元聲

律呂元聲莆兩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法謂黃鍾律三寸九分最短灕實律九寸最長宮音最清羽音最濁與

古法大相反竊謂此不過一家之言耳究其實則非也夫律之短長音之清濁皆人所命則謂黃鍾為長為短宮音為清為濁似無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象無准倫類不通知之耳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蓋以天地之陽氣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猶遠故埋黃鍾九寸之律于地中以候之氣至則律管灰飛以此為驗若黃鍾止三寸九分則安能與地中之氣相接若謂候氣之法十二律之管埋於地中者皆齊其下不齊

其上則十二律之管氣至當一時飛灰又何以别於黄鍾此其法象無准一也律以候氣和聲聲氣皆屬乎陽老陽數九故黄鍾九寸若謂三寸九分則不知何所取義此法象無准二也樂聲與人聲各有五音而人聲尤為自然喉為宫音舌為商音牙為角音齒為徵音唇為羽音此人聲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謂此為可據矣喉為宫音豈非以其來之深長而濁乎故古法以長律之音為宫以配之唇為羽音豈非以其來之短淺而清乎故

古法以短律之音為羽以配之今李氏乃謂宮音最清羽音最濁則與人聲之宮羽相反此倫類不通一也李法謂數少者音清數多者音濁及論五音之數則謂宮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宮音五十最少謂數少音清可也商音次清數乃八十羽音最濁數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濁乎此倫類不通二也若謂宮土音故數五十羽水音故數六十則商金音數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數何以反九十乎土濁

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謂土音清而水音濁何居此其倫類不通三也既以宮為清而羽為濁矣及論樂調則又謂𨐋賓為宮則夾鍾為羽又安在其宮清而羽濁乎此其倫類不通四也此六者音其大端餘瑣瑣者未暇細論然則其法之非也明矣

讀中原音韻

中原音韻江西周德清氏所著也其法謂平分二義入派三聲平分二義則以平聲之字音有抑揚分為陰陽

如荒黃青晴之類是也詞曲之閒當用陽字者不可用陰字當用陰字者不可用陽字若失其法則歌喉有礙然此亦近世之論耳古法不然也古人歌詩有叶音之法蓋借他字之音而歌之也則於字相近而音有抑揚者固可以相借而用之矣況周法謂入派三聲則入聲之字當歌之時亦借為平上去聲而歌之矣拘於平聲而不拘於入聲抑豈得為通例乎然則周氏蓋亦知音而未達者也獨其所述十二曲調猶可考見古樂之彷

彿觀者亦不可盡廢之耳嗚呼禮失而求之野此豈得已也哉予既著管見後得見神樂觀所具中和樂譜乃知合四一上尺工即五音之别名但四清有黄鍾大吕太簇夾鍾而無林鍾與管見不合然四清全無用疑傳久有悞益與五音相生之法不合也姑記於此備參考云

傳

和節居士傳

詩衛風淇澳之篇美武公而作者也其辭有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朱子釋之曰言其和易而有節也上黨太學生仇時表慕武公之為人迺以和節扁其藏修之室因以自命間屬予為傳予竊惟古之聖賢不廢戲謔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戲謔出於人情之所不免故不禁也及張子作砭愚以訓學者迺切切以戲言戲動為戒夫張子傳聖賢之道者也所言乃若氷炭殊不可曉及讀魯論見有子論禮之用和為貴復曰知和而和不以

禮節之亦不可行迺始得其說葢聖賢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其戲謔自不為虐後之君子未能謹禮若遽以戲謔為事鮮有不失者矣此横渠之所以切切而戒之也朱子以和易有節釋淇澳之詩其旨深矣傍考武公自警則有抑戒之篇悔過則有賓筵之雅其所以謹於禮者至矣而淇澳詩人美之亦必先之以切磋琢磨繼之以瑟僩赫咺然後及於戲謔而不為虐焉則其言固有序矣然則欲和易而有節者可不知所用

力也哉嘗讀時表家範自冠婚喪祭以至衣服飲食言動之微莫不有禮而時表之來接也循循雅飭可觀可度則其於武公之和易有節者蓋已深體而自得之矣來諮於予豈非欲以其所自得者與同志之士切磋而共由之哉時表名桓世為上黨詩禮大族兄字時茂者為潘藩儀賓有志於古聖賢之道嘗遣其子熙從予游故予於時表之請不得以不敏辭云

讃

靜樂堂讚

大厦沈沈雕欄楚楚吞吐陰陽隅離風雨中有天人衮衣章甫左圖右書俯今仰古造化與鄰聖賢為伍靜樂之堂清虛之府

周審理像讚

古學古心令儀令色奮迹儒林司刑王國克允惟明上嘉下説冠珮儼然庶幾見德

栢齋集卷九